

插架闲谭

放飞心灵读西游

◎侯国平(河南平顶山)

少年时,最喜欢看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一年,正阳县电影院放映《大闹天宫》,电影票一毛一张,我说要缴班费,从母亲那里要了一毛钱,看了第一场。后来学校包场,每人五分,又看了第二场,还不过瘾,又逃票看了一场。一连看了三场,仍意犹未尽。

同学们开口孙悟空,闭口闹天宫,孙悟空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太上老君他抬脚就踢,四海龙王说打就打,观音菩萨也奈何不了他。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正契合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精神。

参加工作后,再读《西游记》,就喜欢唐僧取经的故事了。孙悟空一个自由斗士,一旦回归职场,为了生存而打拼时,就变得俯首帖耳,任劳任怨了。孙悟空还可爱吗?我认为这仍是一个可爱的拼搏者的形象。

看看取经团的那些成员吧,唐僧是团长,什么都要说了算,但他的领导能力实在有限,就会念紧箍咒,自己却连妖精好人都分不清。悟空一眼就认出白骨精是个妖怪,但唐僧硬要说那是个好女人,最后吃了大亏,但连个自我批评都没有,还把悟空撵回了花果山。

在我看来,唐僧虽糊涂,但仍然是一个好领导。任何时候,他都不忘初心,坚守西天取经的信念。西行路上,妖怪们吵闹着要吃他的肉,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况且只要他认为对方是妖怪,就由悟空自己决定,想咋打就咋打,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接来说说说八戒,做事不想打头阵,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喜欢打小报告,是领导喜欢的人。沙和尚忠厚老实,原是天庭的卷帘大将,犯了错误,贬到人间。悟空、八戒、沙僧都是犯过错误的角色。观音菩萨为啥要组建一个以两劳人员为主体的取经队伍呢?我们至今也猜不透。

在职场打拼的人都知道,你要想成长进步,就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但在取经团里却没有奉迎拍马现象,大家凭本事吃饭,各司其职。悟空是保卫干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了妖怪,又去打魔头,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八戒、沙僧也都牵马挑担,风风雨雨往西走。有人说,取经团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这话是有道理的。

说了取经团,还要说说西行路上大大小小的妖怪。这些妖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吃唐僧肉。理由叫人费解,吃唐僧可以长生不老。看那些妖魔鬼怪个个都修行了千百年,哪里还要吃点唐僧肉补身子呢?

唯一需要加强营养的,就是妖怪中的弱势群体白骨精了。你看她四处漂泊,像个皮包公司经理,连个秘书也没有,保卫和炊事员也不配,手里没几个钱,听说有免费的唐僧肉吃,就要来凑热闹。广大妖怪们都知道唐僧身边有个大徒弟叫孙悟空,十分了得,唯独白骨精浑然不知。可见白骨精平日里不看报也不刷抖音,糊里糊涂就要去吃唐僧肉,结果遇见了孙悟空,挨了三回打,现出了原形。

读《西游记》,最好有一颗童话的心,有点思想的延伸和跳跃。这部中国经典的神话小说,有着现实社会的影子,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联想和思索。



练瑜伽的老人

◎刘希(湖南常德)

去健身房练瑜伽,我的目光常被一个老人吸引,她每次都比开课时间早到十分钟,打扮精致,动作做得也到位。她的用品也是极讲究的,雨伞是镶着花边的,茶杯是透明双层玻璃的,手提包是缀着珍珠串的。我常想,她一定家境优越,不由心生羡慕。

有一次,我们练空中瑜伽,有个空中翻转的动作,很多人都翻不过来,老人轻而易举就翻过来了,老师让她做了好几次示范。大家都夸她身体柔韧性好,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这个快六十岁的老人都能行,你们一定能行的,加油!对了,你们以后叫我陈姨吧。”

这之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陈姨,有什么不懂的就向她请教。上完课,我们常停下来一起探讨哪种瑜伽服穿着好看又舒适,哪种美食好吃又热量低。偶尔,也有学员感情上遇到了困扰,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陈姨又成了大家的“情感导师”,最终总能化解矛盾,解人迷惑。

那天晚上,练完瑜伽,和陈

姨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唠家常,我向她说出了我心底里藏了许久的羡慕之情。哪知道陈姨却伤感地告诉我,她的爱人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爱人去世两年后,她找了一个老实人结婚,那个人对她也是极好,可婚后半年的一个晚上,那个男人突发脑溢血去世,此后,她就断了婚姻的念想。她拉扯着一双儿女长大,吃尽了苦头,最艰难的日子,她一天打三份工。直到现在,她的身体还是常常出现劳累过度的后遗症,腰酸背疼,一遇雨天,关节炎就发作,感觉瑜伽对身体好,便坚持练了下来。

我一下就怔住了,陈姨的人生竟然如此坎坷。我握了握她的手,她抬起头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她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好了很多,儿女都很孝顺,从不叫她帮忙带孩子。她要锻炼好身体,不让孩子们为她担心。说这话时,陈姨一脸幸福的模样,眼睛里透着亮闪闪的光芒。我的心中瞬间开出三朵小花,一朵感恩的花,一朵向上的花,一朵幸福的花。

看我如何“老”

◎赵宽宏(贵州贵阳)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老”了。

那时我三十来岁,有一天,我在楼下散步,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向我问路:“老人家,你晓得某某家住哪个单元吗?”平生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老人家”,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我与这小伙子互不相识,这一声“老人家”更多的是尊重。虽然我长相“老颜”,但心理上对这一声“老人家”还是难以接受的。

四十来岁时的一天,去菜市场买菜,喜欢买附近农人担来的菜,新鲜。在我问价时,这位六七十岁的老妇人答说:“老人家,我这菜刚从地里挑出来……”我知道,这一声“老人家”是在讨好我,但我还是愣了半天。

有位乡党,我们是一个单位上班,他比我小十岁,若干年来都喊我“赵哥”,忽然有一天,一声“老赵”,也是让我心底荡起微澜。不久后,越来越多的“老赵”声冲我而来,逐渐湮没了曾经专属于我的“小赵”“大赵”。我真的到了“老”的阶段了?

人人都渴望年轻,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拗。早年我与一位张

姓阿姨是同事,她比我大二十岁。有次有个小伙喊她“阿姨”,她说,“我有那么老吗?不老都被你叫老了!”于是我识相地称她“张姐”。她的大儿子与我是同行,我们见面总是称兄道弟。我喊她妈“姐”,他叫我“哥”,后来自然也喊“老赵”了。

每个人都会老去,只是在三四十岁时被人认真地喊“老人家”,我心里也曾有过“张姐”之问:“我有那么老吗?”对于“老”,我一直觉得离我还很远,即使到了办理退休手续的那一天,我同样感到我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年轻,能吃能喝能玩能干。以至于退休数年,遇到久不见面的熟人,都说我:“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变,还是老样子,那么年轻。”我知道,这话中有虚夸、调侃等成分,但我认为自己的心态还是较年轻的。人入老境,在认老服老的同时,还是可以将“花甲”过成“顽童”的。

如今,我还在心理上拒绝“老人家”这一称呼的原因,主要是我家还有更老的老人家在,他今年九十岁。

母亲的底气

◎李国献(河南舞钢)

“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运化出世间万物兴隆。母亲的底气不在我家,也不在哥哥妹妹家,就在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故园里。

父亲那盏灯油熬干后,只剩下母亲那盏灯还苦撑着把故园照亮。毕竟九十岁高龄了,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一时间关心她的人都发话了:大舅要求我们兄弟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二姨打电话给母亲做工作;左邻右舍也都劝母亲跟着儿子去享福。可母亲总是那句话:“我哪儿也不去!”

自从母亲坐着大花轿悠悠忽忽来到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就在最长半径是到娘家这个范围内活动,大山外的繁华是遥远的星辰。她是喝着家乡老井里的水、吃着家乡黄土里长出的五谷,从豆蔻少女变成了耄耋老人。半个多世纪的家乡水土养育出了她磐石般的生活习性,她有许多爱好和理想与故园撕扯不清。

母亲的前半生,阴差阳错处在国家多事之秋,长期困苦的日子养就了她刚毅的性格和勤俭的习惯。现在虽已九十岁了,但仍不吃“嗟来之食”。故园是母亲的根据地,不论谁劝,她都雷打不动,想在那里把自己的余热“嫁接”到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我们兄妹几个知道母亲故土难离,是因为有鸡狗和菜园羁绊着,决定把鸡狗处理掉,菜园让别人耕种,让她过几年清闲日子。我还没有把这个想法讲清楚,母亲就找出一大堆反对理由。她说:“狗是我的耳朵,鸡是我的宠物,菜园是我的活动场地。不让我做这些事会憋出病来。”是啊,如果不让她干活,把她圈在高楼里,时间久了真会憋出病来。

我们又妥协了。于是,庭院里犬吠鸡鸣依旧;菜园里天天都能看到她的身影。豫西伏牛山区普通百姓那种恬淡安宁的生活标本在母亲身上复制得活灵活现。她把狗养得壮壮的,鸡喂得肥肥的,菜种得嫩嫩的。我每次回去看望母亲,她就让我把她一颗一颗积攒起来的柴鸡蛋和亲手种植的新鲜蔬菜带回去。如果不要,她就不高兴。只要带走,她就像小学生考试得了一百分一样高兴得不得了。我陪母亲吃顿饭,聊聊天,恋恋不舍离开时,心里的压力减轻了,手里的重量却增加了。走出很远了,回头一看,母亲还站在路边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座山。每当我看到这种场景,热泪就从眼眶里悄悄爬出来。

金家银家,不如自己的穷家。母亲之所以不愿离开自己的穷家,是因为她怕给儿女添麻烦。她知道孙辈都在上班,重孙辈都在上幼儿园或上小学。儿女要么是交通工具,天天接送学生;要么是采买和厨师,市场转完再围灶台转,一天到晚闲不住。她宁肯自己受累,也不让子女分心。母亲身在故园,三家人的冷暖却把心里塞得满满的。人老了,忘性大,可儿孙的身影天天在脑海里晃动。只有我们电话里报个平安,她才吃得香,睡得甜。我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那时候农村生活困难,缺吃少穿,身上衣口中食都是母亲辛辛苦苦挣出来的;上学的费用都是母亲节衣缩食攒下来的;成家立业都是母亲一手操办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天。现在到了该反哺的时候了,她却怕给子女添麻烦,这是何等的境界!

愿母亲的生命之花常接故园地气,长盛不衰!

百姓纪事